

# 露露

馬國亮作



吳友楓製圖 菲爾公司

露 露

馬 國 亮 作

上海復友圖書公司印行

金羅快活地站了起來，很認真地做出了像演戲一般的優美高雅的姿勢，徐徐彎下身腰，輕輕地舉起了她的手，向自己唇邊親了一親，

「再會再會，我的美麗的公主。你的謙卑的金羅祝福你平安！」

她忍不住嘆噓的笑了出來，伸了指頭在他面上捏了一捏，立時又覺得自己是用力太重一點，忙攀了他的頭過來，在曾經捏過的地方吻了又吻。

「羅，你痛了！」她現出很懊悔而且很憐惜的樣子。

「不，一點也不。」

「你騙我！」她有點惱了。

「誰騙你，不痛，真的不痛。」

「好，你不痛，我也不痛。」她說着豎起指頭向自己面上亂捏着。金羅忙着去搶開開她的手，她却躲開了。急得金羅沒法，「好，我也捏我的吧！」說着自己也裝做發惱的樣子捏着自己的面。大家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想笑，但都忍着，終於大家都忍不住，笑了，大笑了。她悠然地撲在他的身上，雙手環抱着他的腰，嬌憨他，仰面望着他，短髮向下直直的垂着。

「羅，」她輕輕地叫了一聲，忽然像感觸了甚麼，忙把頭伏在他懷裏。

「喂，我的露露。」他着答她，手撫着她的柔髮。

沉默了片響。

「我們再會吧，羅。」她重仰望着說，「明天正午十二時，你到白朗寧飯店會我吧。」

金羅點點頭，雙手捧着她的面頰，在她額上吻了一吻，「請放心，露露

，但願上天能幫助我們。』他走到衣架旁邊取了帽子，回望着露露笑了一笑，閃身走出。

露露呆呆地站着，一直等到金羅的脚步聲在樓梯下面消滅了之後，才翻身倒在床上，兩眼望着天花板出神。倘若此時有人在窗口望進去，一定可以看見她一忽兒流淚，一忽兒微笑的情景。

當晚二房東太太因為兒子害着大熱症，一夜守着不曾闔眼，幾次她打露露的房門口經過，都聽見她轉輾反側的聲音，她不覺嘆了口氣，『可憐的人兒，過慣了白天睡覺的生活晚上便睡不着了！』

第二天清早，太陽還沒有出來，露露便從床上跳起，把皮篋等通通打開，把房間裏的東西都執拾着，她覺得今天特別有氣力而且有趣地去做這些工夫，打開抽屜的時候，在抽屜角裏發現了幾張男人的照片，她看了笑了一笑

，便毫不經意地把牠們通通撕成碎片扔在地上。這樣一直忙到十點鐘，什麼都裝的裝，捆的捆了。炕台上的洋囫圇，相架，等等都收起來，祇贖上零零星星的骨梳，粉匣之類的東西。

二房東僱來的娘姨推開房門把泡好的熱水送進來的時候，望見房裏的情形大爲驚奇：

『小姐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』

『我要搬走了。』她笑着答。

『搬到什麼地方去？』

『到外埠去，』她一壁說，一壁從銀夾取了一張五元的鈔票遞給她，『幾個月來勞你多多幫忙，這點請你收了罷。』

照例是推了幾聲，那娘姨便笑咪咪地把鈔票塞在袋裏。『我可以幫忙你

什麼嗎，小姐？」她覺得受了五塊錢而不獻一點殷勤是過意不去的，可是却不知做什麼好。因為都包捆好了。

「沒有什麼了，我搬出的時候你再來幫我吧。」露露雖然這樣說，這姑娘還是覺得非動一動手以表示她的謝意不可的，到底把散放地板上的幾隻箱篋和包裹移好在壁角砌在一起，才走了出去。

露露起來掙水洗臉，還未洗好，二房東太太已推門塞進了半邊身，「小姐今天好早！」

「是呀，孫太太，你早！請進來坐坐，我正打算去找你。」

「聽說小姐要搬走了，有沒有這回事？」

「不錯，想是娘姨告訴你的吧，我正想給你說。」

「小姐打算到那兒去？」

「到北平去。」

「到北平去？桃宮跳舞場那裏不再去了嗎？」

「不去了，你該替我喜歡吧！」

「是呀，小姐，我老早就替你說，像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姑娘，又識字識書，幹這些晚晚給男子擁抱着的生活委實也不是好幹的。到外埠去，同那一個？」

「就是昨晚來過的那個男人。」她有點不好意思地。

「可就是那年紀輕輕的少爺？這樣說來小姐是嫁給他了。他姓甚？做什麼生意的？」

「是的，」露露臉兒有點紅，「他姓金，在學堂教書的。」

「他的爺娘呢？」



「怎麼尋根問底的！」露露裝着撒嬌般說，「他沒有爺，祇有娘，同他

一塊住在上海。」

「呵，不過這麼隨便問罷了，」房東太太笑起了，「你還怕我存心和你爭不成，倘若我的大孩子活到現在，也差不多有他一般的年紀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忽然想起她在病的兒子，「你弄你的東西吧，我看看福官去。」

「福官沒有上學麼？」

「沒有，他昨晚害着發熱。」

「發熱？怪不得我昨晚聽着你上上落落的跑來跑去。有給醫生看過沒有

。」

「還不會，打算等一會和他去。你大概要下午才得動身搬出吧。」

「是的。房租下午一起算把你好吧？」

「哦，那個慢慢不要緊。」她開門出去，回頭望着露露，很誠懇地微笑着：「你想我還會不相信你麼！」

## 二

十一點鐘的時候露露已走到白明寧飯店，先到糖果部找到她的妹妹，把要交帶的事情都吩咐她；她的妹妹很依依地拉着她的袖子說，「姊姊，你去了便單賸我一個人了。」說着眼圈都紅了，露露也覺得黯然，「妹妹，不要傷心，你應該爲我快樂；此後我可以享受着像你和徐天一般的幸福了。」她看看腕上的時表，「此刻我還得在外面等等他，等會我再來看你吧！」

她走到大餐間，裏面祇有靠東的一張桌圍着幾個人，其餘都空着；她便  
在近門口處揀了一個座位坐下，要了一杯咖啡，一盤糖點，在等着金羅。她  
對於擺在面前的茶點並不多吃，不是不餓，實在因為吃不下。胸口像是有  
一塊東西塞着很不舒服。已往的悲慘的生涯不絕在她的腦裏翻着翻着，未來的  
命運像對她起始微笑，然而她還不敢相信，她怕那微笑忽然會變作冷笑。現  
在明知自己快要踏上清淨的樂土，然而因為過去所給予她的過於深刻，使她  
幾乎不敢相信幸福會臨到她頭上的一天。她想起了不知下落的父親，她想起  
了窮死的母親，她想起了那伶仃的妹妹，想起了自己，想起了金羅，想起了  
將來金羅和自己的生活，一片一片地織下去，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在餐室裏。

「露露！」

她突然為這聲音驚醒，不禁回頭一望。

『對了，露露，是你！』

她留心望去，餐室依然沒有旁的客人，聲音就是從那靠東坐着的幾個人裏發出。她仔細看去，一個是周，一個是汪，一個小徐，還有一個不認識名字，却是很面善。她隨便地和他們打了個招呼，周已走到面前：

『露露，怎麼一個兒在這裏，到我們這裏來吧！』說着便動手過來要拉露露的手。

『對不住，周先生，我在這裏等一個人，』她閃過一邊，莊重地說。

『呵呀，露露和我客氣起來了，怎樣先生先生的喊着呢？』

『是呀，客氣一些不好麼！』露露一句也不放鬆地說。

周驕地掃了一鼻子灰，有點羞惱，可是却還放着笑臉，加上揶揄的神氣鞠躬地說，『那末露露小姐……』他還沒說完，猛給人家一碰，舉頭

望望，小徐幾個人已統走了來。

小徐吃得半醉地一手拍落露露的肩頭，『露露，怎麼這幾晚在桃宮不見你呀？沒有你全個舞場都冷靜了。』

露露被他鹵莽地一拍，有點兒着惱，『徐先生請放尊重點！』

『徐先生……哈哈……徐先生……』小徐格格地狂笑着。

汪在旁邊看見空氣有點不好，乘機插進去賣點慇懃，

『露露，他吃醉了，不要管他，請你不要惱……我倒忘記替我們的詩人介紹了，』他扯着那露露不認識的生客的袖子，『這是孔先生……這是我們的仙后……』

孔詩人已等不耐煩，不待他說完，早搶進一步，極其謙恭地微彎下身腰說，『你是露露小姐，我早就認識你了。你的芳影是常在我夢魂之中，你的

明珠般的眼睛，你的紅豔的櫻唇，爲我們波希米亞的浪人……………」

周，徐，汪都笑了，周正覺着沒趣，無可發洩，一把抓着孔詩人的背領，倒曳出來，帶笑帶罵地啐了孔詩人一句：『吟詩不是這個時候！』

『吟詩那有分什麼時候！詩興一發，無可遏制，我正要向她奉獻出我那熱情的，誠懇的，仰慕的心…………』

汪趁他們爭辯的時候，忙又趕上對露露聲細地：『露露，他們都瘋了，不要管他，下午五點鐘這裏有茶舞會，你答應我來可不可以？』

『謝謝你！從今我不再跳舞了！』露露倖倖地說。

『不跳舞！』。汪張大了眼睛說，『不跳舞？』

孔詩人，聽見她說不跳舞，立刻撇開了周，回頭過來望着露露，現出惋惜的神態，閉上了眼睛，搖着頭：『呵，你這如花美眷，天上神仙，可是從

今不肯爲我們波希米亞的浪人灑下一兩滴楊枝甘露……」

『Angela Mia, You... You are.. are my angel dear...』小徐不待孔詩人說完便伸長了給酒漲紅了的頸子唱起來了，『My angel dear, 你不做舞女，真可惜了！』

『可惜之極！可惜之極！』周附和着說。

『可惜之極！』露露有些耐不住她的怒氣了，『我可是生出來就注定給你們天天擁抱着開心的！你們的妹妹不通通出來做舞女不更可惜嗎！』

『不要惱，不要惱，我的露露，』汪加倍慇懃地說，『下午五時我準在這裏候你。』

『來吧！露露，露露小姐……哈哈……我也一起等你，我小徐平素疏爽，不會教你吃虧，哈哈……』他一壁張口狂笑着，一壁掏出了一本厚厚的面

原书缺页



在車上，她猛然記起金羅，看看時表還不到十二點，心裏不覺又氣又急，又不能回去，索性不管，祇算自己倒霉，碰到那幾個小鬼。

回到寓所，倒在床上便哭，把一肚子悶氣都哭個個暢快，苦惱跟眼淚流了出來，心裏覺得舒服許多。想想在這茫茫的人海中，人們都把一種玩視的態度來看她，獨有金羅一個人肯對她另眼相待，從苦海中給她超度出來，心裏越發感激金羅，越覺得金羅的難得，更巴不得金羅立刻就在面前，好給她的雙臂擁着，然而金羅還不會來，快到一點鐘了，他還在飯店等着吧？他到底要來這裏的，當他久候不着的時候。她走到粧台在鏡前照照自己，她覺得把自己裝飾得美麗一點來會金羅是一件必需的，爲了她如此愛他的原故，她應該第一先給他的眼睛以美麗的享受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她在鏡子裏看見的自己簡直不像人的模樣。頭髮又鬆又亂，而上的粉東一塊西一塊地，眼睛